

萨满教文化研究

第一辑

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萨满教文化研究

第一辑

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	满都尔图 (1)
关于宗教的几个问题	
——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结束语·····	(10)
关于萨满教的几个问题·····	刘建国 (23)
古代北方草原诸游牧民族与萨满教·····	王叔凯 (34)
萨满教的演变与没落·····	伍 韧 (48)
论萨满教的天穹观·····	富育光 (70)
察布查尔锡伯族的萨满教·····	满都尔图、夏之乾 (87)
锡伯族信仰的萨满教概况·····	贺 灵 (100)
达斡尔族的萨满教·····	乌力斯·卫戎 (118)
达斡尔族之宗教信仰·····	莫日根迪 (136)
达斡尔族的神话和萨满教·····	塔 娜 (149)
满族的萨满教·····	孟慧英 (163)
满族萨满教的三种形态及其演变·····	王宏刚 (188)
满族萨满教女神神话初析·····	富育光、于又燕 (203)
满族萨满教神歌的历史演变	
——从关姓、石姓神歌谈起·····	宋和平 (219)
满族陈汉军烧香礼俗与唐王征东·····	程 迅 (229)
鄂伦春宗教信仰简介·····	孟志东、瓦仍台布、尼伦勒克 (247)
萨满教与伊玛堪·····	汪玢玲 (255)
裕固族中的萨满——祀公子·····	陈宗振、雷选春 (275)
萨满教中的镜崇拜·····	金宝忱 (290)
萨满教中的鹿崇拜·····	陶 金 (301)

编 后 记

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

满都尔图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如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语族的蒙古族、达斡尔族，原来都信仰过萨满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萨满教在上述很多民族中已被佛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唯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达斡尔族和个别地区的蒙古族，直到解放时还信仰它。萨满教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内容和祭祀活动仪式。

萨教满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依据它的遗迹进行探索。远古时代的人们把各种自然物和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联系起来，赋予他们以主观的意识，从而对它敬仰和祈求，形成了最初的宗教观念。

自然崇拜，在原始宗教中产生最早。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① 费尔巴哈也指出：“自然不但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而且是它的始终如一的基础，是它的虽说潜藏然而

持久的背景。”^②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祖先认为包罗一切的宇宙由“天神”主宰。四季和昼夜的更替便是“天神”有意安排的结果：山有“山神”，栖息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或山洞之中，主宰山中一切禽兽；火有“火神”，它既可以给人以光明和温暖，又可以使荒火遍野，使人间的一切化为灰烬；风有“风神”，世界上所有的风都是风神煽起的；雨有“雨神”，它一旦发怒，就会降暴雨使世间泛滥成灾，或者滴水不落而使万物枯萎；雷有“雷神”，打雷闪电是雷神敲击雷鼓的响动和闪光，……如此等等。

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对于动物的崇拜是同狩猎生活相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衣食都取之于野兽身上，人们把猎获野兽视为主宰野兽的“神灵”的恩赐而加以崇敬。他们认为某些猛兽不仅与人们的安危有关，而且这些猛兽的灵魂也可以帮助人们狩猎，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同时，人和他们经常猎取的动物处于对立的地位，一旦患有急症，就认为是这些野兽的“精灵”在作祟报复，为祈求其宽恕而加以供祭。

图腾崇拜，是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而形成的。那时人们不理解人类的起源，认为某种特定的动物与他们的氏族有着血缘联系，视作自己的“祖先”，或者认为某种动物曾营救或保护过自己的氏族，因而对它加以崇拜。内蒙古呼伦贝尔牧区部分鄂温克人直到二十余年前还能朦胧追忆他们各氏族的图腾，他们称作“嘎勒布尔”。萨满利用宗教迷信为病人祈祷和向“神”许愿时，祷词一开头首先要向“神”通报病人的氏族和图腾。在达斡尔族中，萨满的主要“神灵”就是他的“嘎勒布尔”。在上述几个民族的古老的“神”的偶体中有龟、蛇、蜥蜴以及乌鸦、布谷鸟等动物。在赫哲族萨满的“神具”上有龟、蛇、蜥蜴等动物的图案。这些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实

际联系的动物，当是他们图腾崇拜的遗迹。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尤其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祖先崇拜兴起以后，图腾崇拜逐渐消失，在萨满教领域中只留了某些残迹。

祖先崇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随着世系观念的加强而形成的。由于灵魂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死者丧葬和周年祭等悼念活动，尤其氏族的首领及辈高年长者死去时，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对于本氏族有过重大影响的人死去后，人们期望其“灵魂”保佑子孙后代，成为后人崇拜供祭的对象。某些因特殊原因死亡者，也往往被人们供祭而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族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祖先“神”。

人们既然创造了上述崇拜的对象，必然把生产的丰歉和自身的安危视作“神灵”的保佑或惩罚，便逐渐形成祈求“神灵”的各种祭祀活动。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观念终于导致了多神崇拜的宗教活动，终于产生了交往于人和神灵之间的使者——萨满。萨满的产生，使萨满教区别于一般的原始宗教，是它形成具有本身特点的原始宗教的标志。

我国北方民族萨满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和晚期。

首先，我国北方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许多民族中女萨满很普遍，这是在宗教领域中女子享有与男子平等地位的一个突出表现。父系制确立以后女子的地位大不如昔，在宗教领域中女子被认为是“不洁”的，用各种清规戒律加以限制，禁止妇女住供神的位置，不准妇女触动神像和萨满的神具，祭某些神的供品不准妇女吃，等等。即使是女萨满，当她脱去神衣时也要受这些禁律的约束。但也正是这些“不洁”的女子可以当萨满，并因此而被人们所崇敬。从这种矛盾现象中可以看出萨满产生

的时代特征。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世系以母系计算，氏族首领由女子担任，做为宗教活动的主持者的萨满也必然要由女子担任，例如在锡伯族中普遍传说最早的萨满是女子，而且在他们的神像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是一个站在云层上的身着全副“神衣”、手持“神鼓”的女萨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由于习惯势力的作用，女子担任萨满这一传统一直保存了下来，从而留下了它产生的时代的印记。

其次，从萨满名称的演变可以追溯其产生的年代。蒙古人称男萨满为“勃额”，称女萨满为“奥德根”。雅库特人把萨满称作“奥云”，女萨满称为“奥德根”。达斡尔人将男女萨满统称为“雅德根”。“奥德根”和“雅德根”系同语异音。可以推测，当萨满产生之初即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只有女子才能担任萨满，蒙古人和雅库特人称作“奥德根”，到父系氏族社会出现男萨满以后，将男萨满称作“勃额”。但在达斡尔族中“奥（雅）德根”一词一直延用下来，而且成为男女萨满的统称。

第三，从萨满起源的传说及其早期崇拜的内容可以窥见它产生的时代的特征。布里亚特人传说最初的萨满是一只大鹰，受“善神”的派遣下凡与布里亚特人结婚生一子，即为最初的萨满。雅库特人也传说萨满是“神鹰”的后裔。在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和达斡尔族萨满“神帽”上有一只铜制的鹰，其象征意义与萨满来源于大鹰之传说相吻合，而且在“奥米南”祭典的吃血仪式上，萨满还要“跳神”模仿大鹰俯冲下来吃血的动作。赫哲族萨满的“神鼓”和“神鞋”上，绘制或贴缝龟、蛇、蜥蜴等动物图案。哈萨克人的萨满（即“巴克西”）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头戴整张白鹅皮做的帽子。身披白鹅皮制的外

套。所有这一切表明，萨满产生的时代，图腾崇拜尚未衰亡，动物崇拜也十分盛行。在这一时代，我国北方民族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二

萨满教信仰的“神”有几十种，其中属于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还有来源于动物的名目繁多的神，例如由龟和蛇形成的“霍列尔”神，狐狸或鼬鼠形成的“敖雷”神，由熊或龙形成的“木克敦特”神等。属于祖先崇拜的神有“斡卓尔”神以及“吉雅其”神、“娘娘”神等。

所有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体或偶像。按其发展顺序可分为以下几种。（1）实物：游猎的鄂温克人的“熊神”以一公一母幼熊皮为其偶体。（2）石偶：赫哲人的古老的神“卓碌玛法”和“卓碌玛玛”神系石偶，达斡尔人古老的“霍列尔”神的偶体中有一种怪兽形的石偶。（3）木偶：多见于鄂伦春人，赫哲人中尤为普遍，削木为偶，以神种之不同有人形和兽形多种。（4）偶像：分纸上绘制的水彩画像和布上剪贴的像两种，达斡尔人中最普遍，出现的年代最晚。偶像中来源于动物的神像也都绘成人像，而属于人物崇拜的神像除人像以外，还要以太阳、月亮和虎、豹、龙、熊等巨兽，龟、蛇、蜥蜴等爬虫，乌鸦、布谷鸟等飞禽为陪衬。游猎的鄂温克人把他们的各种“神”总称为“玛鲁”神。达斡尔人的“博古尔”神由二十四种“神体”组成，传说它是达斡尔人最早的“神”。可以设想，在全盛的氏族制度下，“神”是集体的神，祭神是氏族共同的活动。随着氏族制度的崩溃，原来集体的“神”也随之变成一群个体的“神”，祭神也由集体变为个体家庭的事

情了。

萨满教的多神崇拜是逐渐发展的，上述几个民族早期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他们的神坛上增加了新的“神”位。直到解放时内蒙古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还过着游猎生活，处在父系家庭公社发展阶段。他们信仰的“神”很少，只有管狩猎生产的“舍卧刻”神，管各种疾病的“舍利”神，保护婴儿的“乌麦”神，保护驯鹿的“阿隆”神和熊神等，总计不过十种左右。已经发展到畜牧业和农业经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其他地区鄂温克人和赫哲、达斡尔人信仰的神各有几十种。其中除了产生于游猎生活时代的“山神”等以外，有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主管牲畜的“吉雅其”神和“卓力”神。蒙古族牧民还供祭“马神”、“牛神”、“羊神”、“骆驼神”；有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土地神”和“河神”；有伴随着祖先崇拜的兴起而来的“祖先神”和一批人物崇拜的“神”；还有一夫一妻制确立后被害死的私生子的冤魂形成的“乌西”神，等等。可见，人们尽管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灵魂的，但他们供奉的是同人们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不得不供奉的那一部分“神灵”。这如同普列汉诺夫讲过的那样，“相信精灵的存在是一回事，崇拜他们又是一回事，……原始人相信有许多精灵存在，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只是其中的几个。”①这些“神”都以颠倒了的形式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些“神”的相继出现，揭示了人们是如何依据自己的生活 and 需要，用虚幻的形式创造“神”的历史过程。

三

不同语言系统的人们对萨满有不同的称呼，通古斯语族的人们称为“萨满”，突厥语族的人们称为“喀木”或“巴克

西”，蒙古语族人们称为“勃额”或“雅德根”。在萨满教中，萨满是古代社会中做为现实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间的交往者，人和“神”之间的中介人而出现的。人们信仰万物皆有“神灵”，崇拜它，供祭它，但又看不见这个非物质的神灵，不能与之直接交往。萨满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萨满非世袭，上一代萨满死后相隔数年后出下一代萨满。新萨满被认为是上一代萨满的“神灵”选择的。婴儿出生时未脱胞胎者，神经错乱者，久病不愈者，被认为是当萨满的征兆。学习当萨满者要拜一名老萨满为师，每年春季或秋季进行“领神”仪式，在老萨满的指导下进行训练，学习祭神的祷词，熟悉萨满宗教活动的内容。如此三年，最后跳得神智不清，被认为萨满的“神灵”已附体时，新萨满才算取得进行宗教活动的资格。

“奥米南”是萨满提高宗教活动的素质和资历的一项重要祭典，每个萨满在一生中举行若干次，请一名老资格的萨满陪祭并指导，在四五月间举行，历时三天左右。主祭萨满在陪祭萨满的陪同下“跳神”，请自己的“神”附体，最后一天举行“库热”仪式。即主祭萨满和陪祭萨满用皮绳将参加者围成一圈，各持绳的一端拉紧，反复三次后众人从皮绳下钻出圈外，以为从“神”绳下钻出可以除去身上不洁的东西，免除灾祸。当晚举行吃血仪式，杀牲将其血拌以牛奶和酒，请自己的诸“神”降临吃血。至此，“奥米南”祭典即告结束。

萨满必须要有“神帽”、“神衣”、“神鼓”等一套用具。“神帽”以铜条或铁条为帽架，帽顶前侧有一只铜制的鹰，后侧是两根铜制鹿角，角叉的多少表明萨满的品级，以举行“奥米南”次数不同而多少不等，少者三叉，多者十五叉。

“神衣”系紧身对襟长袍，用鹿犴皮制作，周身上下缀有铜

制的护心镜、护背镜、小镜、腰铃、小贝壳等，下身后侧是飘带。“神鼓”以板条做鼓边，山羊皮、小牛皮或狍皮为鼓面。赫哲族萨满还有“神刀”和“神杖”等用具。萨满跳起“神”来，有节奏地敲“神鼓”大小铜镜和腰铃相击作响，飘带四飞，俨如沙场上的武士，显示“神灵”的威严。

萨满的宗教活动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声称“消除灾祸，保佑人的安全”。“奥米南”祭典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本氏族消除灾祸”。平时每年一次举行的“伊尔登”仪式（其内容与“奥米南”相同，规模小，当日结束）和春节期间举行的“洁身祭”，目的都是“为了本氏族的平安无灾。”

2、声称“为病人祭神赶鬼”这是萨满经常性的宗教活动。根据患者的症状，如果认为是“外来的鬼”作祟致病时，在大门外或村边上生起篝火，萨满在篝火边“跳神”并做象征性的射击，表示“赶鬼”。如果认为是触犯某一种神致病时，便牺牲猪、羊乃至牛等，由萨满主持献祭，“请求神的宽恕”。遇到病危的患者，认为其“灵魂”已离开肉体到了阴间世界，便在夜间祭祀，萨满的“神”到阴间把病人的“魂”带回来附还其肉体。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尼桑萨满”的故事所描绘的正是这一类的神话。

3、“祈求生产丰收”。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同，祈求生产丰收的宗教活动的形式也因地制宜。游猎的鄂温克人长期打不着野兽时，便供祭萨满的“神”并用柳条做鹿或犴的模型，猎人做象征的射击，祈求萨满的“神”帮助他多猎获野兽，在牧区或农区遇到灾年，由萨满主持祭“敖包”或“河神”，祈求风调雨顺，牲畜兴旺，五谷丰收。

萨满向每一种“神”祈祷，都有不同的祷词，包括各该

“神”的来历、偶体和特性爱好等，从而使每一种神都具有了各自不同的形象，而且都有其不同的祭祀形式。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在夜间供祭；有的在室内供祭，有的在室外供祭；有的要献祭猪、羊、牛等家畜，有的则要献祭飞禽或鱼类，等等。萨满的宗教活动不仅使萨满教的内容更加复杂化，而且使“神”的形象也定型化了。

在虔诚的萨满教信仰者的心目中，“神灵”是如此的可敬可畏，萨满的神通是如此的广大，他的宗教活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又是如此的息息相关，因而人们都离不开“神”的庇佑和萨满的宗教活动。尽管很多病人在萨满的“神鼓”声中死去，自然灾害也并不因为向“神”献祭祈求而丝毫减少。但人们对此只能认为是“神”的旨意，对萨满教仍然笃信不疑。列宁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④萨满教做为原始宗教，虽然没有人为的欺骗，但它同样把人们引入虚幻的信念之中，磨灭人们的斗志，不是引导人们向自然进行积极的斗争，而是要人们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的宽恕和恩赐，做大自然的奴隶。它禁锢人们的思想，排斥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刚刚萌芽的天文和医药等科学知识不能普及和发展。萨满教和一切原始宗教，同样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萨满教的形成和发展，对氏族制度起巩固和维护的作用。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氏族制度是萨满教形成和发展的摇篮，萨满教是维护氏族制度的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

注：

①《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②《宗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

关于宗教的几个问题

——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结束语

在行将结束这本书的写作的时候，有几个问题觉得还应该更多地阐述一下，这几个问题在有关章节中虽然也曾涉及到，但并没有能把问题展开，因之在这里侧重地谈一谈，看来还是必要的。

这几个问题是：

- 一、原始的多神教和现代一神教的联系和区别问题；
- 二、原始宗教的作用问题；
- 三、由原始宗教在阶级社会中延续时间的漫长，联想到整个宗教消亡的条件和时间问题。

下面先谈第一个问题，即原始的多神教和现代一神教的联系和区别。

萨满教属于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在内的一切原始宗教，由于它崇拜多种神灵，因而也可以叫作多神教；现代宗教，由于它崇拜的是唯一的一个最高的神灵，所以一般叫做一神教。多神教和一神教，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代，前者是原始社会的宗教，后者是阶级社会的宗教。由于这两种宗教形成和存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里，因而两者之间有很多差异性。

版，第442页。

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65—366页。

④《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

但由于这两种宗教都是以唯心主义为其思想基础，因而又有很多共同性。

原始多神教和现代一神教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现代一神教都有明确的创始人，如佛教是释迦牟尼创始的，基督教是耶稣创始的，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创始的，这些都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而原始宗教，不管是萨满教，还是汉族信奉的巫教和其他民族信奉的多神教，谁也回答不出它是由哪一个人单独创造的，应该说它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以集体的聪明和智慧共同创造出来的。然后又随着社会的发展，经过人们不断地修补和充实，逐步构成现在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体系。

第二，现代一神教都有教义，有系统而完整地写成文字的经典，如佛教的佛经，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以佛经为例，分为“经”（教义）、“律”（戒律）、“论”（教理的解释）等，到唐开元时，即有五千零四十八卷，其后续有增加，真可谓浩如烟海。当然应当指出，所有经典绝不仅仅是这一个宗教的创始人留下来的，像基督教的《圣经》，就是汇集了公元前几世纪到公元二世纪一千几百年之内产生的历史传说、宗教法律以及民间的谚语和诗歌等等而成。而原始的多神教，则缺乏写成文字的经典，全凭历代巫师们口传身教，来传授他们的教义。口传身教者代代相传，每一代都难免掺杂进去自己的理解，这就造成了这种原始宗教，不但在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一个民族的内部，因分布地区的不同，也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在同一个巫师身上，这一次和另一次的宗教活动，他所宣扬的教义也不会完全相同。

第三，从崇拜的内容看，原始多神教，以崇拜多种神灵为

其内容,从人格化的各种自然现象、自然物到氏族部落的祖先,都被列入他们崇拜的神群之中。这些神如同创造他们的主人——原始时代的人们一样,都是平等的,没有大小和高低之分,更不互相统辖。现代一神教却不同,它只崇拜一个最高的神,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都是独一无二的最高神。这种最高神,是全智全能的,它创造一切,主宰一切,是一个万能的神。一部百余章的《古兰经》,其精髓就是“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是伊斯兰教徒的最基本的信条。当然,纯粹的一神教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除了“上帝”、“安拉”之外,其他许多神灵并没有排除于人们的信仰之外。所谓唯一的最高神,只不过是在人间统治一切的帝王在宗教领域里的再现而已。

第四,现代一神教都有教会组织,入教者需履行手续,遵守教规,参加定期的宗教活动。以伊斯兰教为例,宗教仪式的基础是五项基本义务:信仰的表白、礼拜、斋戒,法定的施舍和朝觐。其中光礼拜一项,每天需举行五次。破晓时一次,叫做晨礼;中午一次,叫做晌礼;下午一次,叫做晡礼;日落一次,叫做昏礼;入夜后一次,叫做宵礼。对于斋戒也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从日出到日落要严加遵守。而原始的多神教是在原始社会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在那个时期,除了极其简单的血缘组织而外,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制度和机构去约束人们,因而在他们的宗教领域中也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为制定的教规要人们去遵守,也没有教会等组织去管理和约束宗教信徒。虽然当时血缘组织的成员人人都虔诚地信仰着宗教(这一点也和一神教不同。许多一神教,其信徒都只能是包括一部分人,而不可能包括社会的全体成员),但最初的宗教仪式却极其简单。原始社会后期虽渐趋复杂,也是远远不能和现代一神教所要求的相比拟。

第五，现代一神教到处建有祭祀神灵的庙宇、教堂，作为教徒们宗教活动的场所。拿佛教来说，凡是名山大川等风景优美之处，必有规模宏伟的庙宇建筑和生动细腻的壁画石刻。基督教在城乡各地，也都建有造型别致的礼拜堂，这些庙宇、教堂内供奉的神象，又大都金光闪闪，高大无比，令人望而敬畏。原始多神教所崇拜的神灵，最初大部无神象，有的则以一定的实物代替，以后虽然用人工制作一些，也都极其简单粗糙，一个小小的桦皮盒，即可以装上几十个神象，平时把它悬挂在树上，迁移时则随着人们一道在游动。佉族和景颇族的宗教活动，多在村边的森林里举行，这森林被称为神林，就起着庙宇的作用，北方一些民族中的“敖包”，也曾起过这种作用。赫哲等民族受了周围民族的影响，在解放以前虽然也建立起木板小屋用以供奉神灵，但其简陋程度真和鸡窝相似，根本不能和现代一神教的同类建筑相比拟。

第六，现代一神教都有一批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的专职的神职人员，如佛教的僧侣，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毛拉等。这些神职人员之间，存在着森严的等级。进行宗教活动，往往带有欺诈的成分。而原始多神教在其开初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则完全没有巫师之类的人员，到祖先崇拜时期产生的人神之间的“使者”——巫师，例如萨满教的萨满，也完全不脱离生产劳动。他们为人们或为整个氏族进行宗教活动，被看作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而不需要任何的报酬。尽管他们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但并无任何的特权。

以上这些，都是原始多神教和现代一神教的不同点。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原始多神教和现代一神教所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是很不相同的。原始多神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是自然的压迫，因而它所反映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自然压迫对现代

一神教虽不能完全排除，但它主要以社会力量的压迫为其根源，因而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不同的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佛教之产生于印度，公元一世纪基督教之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一带，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之产生于阿拉伯半岛，都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些宗教产生的年代，正是古代印度、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上奴隶制极盛时期或正在兴盛的时期，因而它不能不反映奴隶和贫困的自由民的苦难和呻吟，不同程度的适应他们从宗教运动中祈求解放的愿望。佛教关于一切众生在“苦界”和“解脱”的权力方面平等，基督教关于人在神的面前平等的说教，伊斯兰教关于释放和宽待奴隶以及反对高利贷的主张，曾吸引大批奴隶和贫困的自由民加入宗教信仰者的行列。但一切宗教都开导人们顺从和忍耐，宣传妥协和逆来顺受，放弃现实的斗争去祈求“天国”的恩赐或来世的幸福。因而，这些宗教刚形成之时，尽管有的还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但终究成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工具。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朝把佛教立为国教，公元四世纪初，罗马帝国当局和基督教结成联盟，这一切都说明，现代一神教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

原始多神教和现代一神教，尽管有许多实质性的区别，但从它的认识根源上讲，都是由于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不理解而产生的，都是以唯心主义为其思想基础，而且都具有麻醉人民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两者之间又是相同的。而且从发展上看，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由此及彼的内在联系。

萨满教的发展趋势表明，原始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不是简单地通过神的数量的减少而完成的，恰好相反，神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有的神冲破氏族的界限成为全民族的神，有的甚至成为相邻的几个民族共同崇拜的对象。随着私有制的发